



按照上文提到的赵孟頫信札的2017年的价格体系参考，推算下来，差不多就是5000万元，到今日，8000万元上拍也不算夸张。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江南春》为真的基础之上。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文物商店工作的张玉指出，如果当初能预料到是今天这种价格，当年文物商店为什么要出售，自己留着岂不是更能赚大钱？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红利让部分藏品价格暴涨，但我们不能站在今天去断言75年前或者说二三十年前人们就未卜先知这些藏品可以拍卖出令人咋舌的高价。

张玉感慨，齐白石的画作，50年代50块、60年代500块、70年代5000块都没有，80年代开始变成几千块了，到了90年代变了几万块了，后来一拍卖，拍出一个亿两个亿了！“你哪看得懂，东西没有变，价格巨变。”

从拍卖的角度出发，当然要大肆宣扬藏品的稀缺性，这样才能上拍卖出大价钱。

很多时候，普通藏家对“伪作”的识别能力不足，极易被“旁证包装”误导。李仲文说，近三十年来，书画收藏市场存在“重题跋、轻本体”的扭曲现象——部分藏家认为“题跋（帮手）越多越值钱”，甚至愿意为“名家题跋”支付远超画作本身的价格，这种心态进一步让伪作有了空间。受访专家指出，古书画的价值终究取决于艺术价值、稀缺性、保存状况三大要素，而非短期的市场热度。普通藏家应加强艺术史学习，建立“先懂真迹再辨伪作”的认知逻辑，避免跟风收藏。只有市场各方共同坚守“尊重专业、尊重价值”的原则，才能让古书画市场摆脱乱象，实现健康发展。（应采访对象要求，受访者均为化名）

【链接】

米芾真迹风波

南京博物院《江南春》舆论尚未平息，江西省博物馆借展故宫博物院的米芾真迹，却被质疑为赝品的风波又在网上骤然上演。

2025年12月，江西省博物馆举办“山谷雅集——黄庭坚诞辰980周年特展”，其中核心展品之一便是由故宫博物院借展的米芾《行书三札卷》——这幅由《长至帖》《韩马帖》《新恩帖》合裱而成的珍品，是米芾五十岁前后的代表作，其出借与展出均严格遵循国家文物借展规定，故宫博物院此前也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了展品的真实性。

然而，12月27日，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拥有近30万粉丝的书法博主“大雨麋”（冷恒宇）在参观展览时，当场质疑展品真伪，还通过直播称该展品为“印刷品”，引发全网关注。大雨麋表示，自己接触书法四十余年，熟悉米芾作品风格，展品“丝毫没有墨色变化”，与米芾真迹应有的“浓淡交织”特征不符；同时指出，该展品展柜仅使用顶灯照明，而其他展品均配备侧光。工作人员先是解释“灯坏了”，后又改口“侧光会损伤作品”，这种“区别对待”让他更加怀疑。

此后，更多“疑点”被网友挖掘出来。有现场观众声称，米芾的“字在章上面”，违背了常规规律；还有网友将展品照片与故宫博物院官网公开的图片对比，发现个别字迹墨色深浅存在差异，便断言“展品被掉包”。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推波助澜”，评论区充斥着“一眼假”“肯定是印刷品”“博物馆偷换真迹”等情绪化言论。

尽管也有其他网友指出，官网图片因拍摄技术、后期处理等因素，与实物墨色存在差异属正常现象，且印章与字迹的叠加关系可能因展

柜角度、光线折射产生视觉误差，并且用图片软件，证实了“墨色、印色”怀疑没有依据，但这些理智的声音，很快被汹涌的质疑声浪覆盖。

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波，江西省博物馆于12月28日晚间紧急发布声明，明确表示“展品为原件，借展、布展工作均严格遵循国家相关规定”，故宫博物院也确认了展品的真实性。然而，这份官方声明并未平息争议，反而被部分网友解读为“欲盖弥彰”。

事实上，书法博主“大雨麋”此前便因对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评审结果及书坛现状不满，通过发布手写《退会帖》，宣布退出中国书法家协会；此次又因质疑米芾展品，再度引爆流量。但恐怕事态的发展连他本人也预料不到，普通网友在“从众心理”与“道德优越感”的驱使下容易被带动，从而导致一些专业的声音石沉大海，文博机构陷入“越描越黑”的无力困境，社会影响恶劣。

普通网友缺乏文物基础知识，看到若干“网络疑点”，比较容易“想当然”，这是这一轮舆情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果话题是一个网友熟悉的领域，譬如说体育、文娱，恐怕就不容易出现这样一边倒的舆论。

文物鉴定本是信息不完备条件下的专业判断，如同破案需要整合多重痕迹证据，古书画鉴定需要考量笔墨、材质、题跋、传承等诸多要素，绝非专业人士仅凭直觉就能简单下结论的。当专业让位于直觉，理性让位于情绪，文物争议便不再是对文化传承的关注，而是沦为一场场无意义的口水战。这既不利于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也会挫伤民间文物捐赠的热情，更会让真正的专业精神被边缘化。唯有当公众学会尊重专业、敬畏历史，媒体承担起科普责任、传递全面信息，专业文博机构与时俱进，更加公开、透明、高效，才能让文物争议回归理性轨道，让文物真正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桥梁。

（陈冰）